

· 读城

大运河畔桃花源

吴相艳

迎春花开了，一定要去大运河畔捷地千亩桃园，感受桃枝的萌动与大运河的活力。

沿河走来，沃野平阔，游目骋怀，油然而生古今之叹。昔日负舟弄桨的浩瀚清波安静成一湾细水，旖旎无声，依恋着平阔的河床。运河人家有植树、惜树的传统，加之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两岸树木高低错落，站立成姿。大地萌动了绿意，树也亦步亦趋，摇曳成水岸的细碎时光。新修的堤顶路似舞动的水袖，蜿蜒在大运河沿岸的绿意里。捷地的千亩桃园就依偎在运河臂弯中。春风招手，用不了多久，千亩桃花便会禁不住诱惑，扑哧一声就笑羞了脸，红艳艳、嫩生生地张扬成一树树灿烂、一片片彩霞，把在镜头下挥舞纱巾摆动的女子映衬得那样无邪，每一种心情都着了粉色，在枝头明媚。

五月过后，成熟的桃子在枝头叶底粉脸红腮，或窃窃私语，或招摇撞目。盛夏的阳光跳跃在桃叶上，草叶尖上的绒毛闪着不定的光，风中缱绻，仿佛撩拨到心里，

让人一时醉了眼，迷了意——这可是时光机的京杭大运河？

像一切有生命的事物一样，南运河走在绵长的时光里，从波如瀚海走到细水如镜，从帆影幢幢走到夹岸芳菲，果实累累，骤然沉寂在某一个午后，顾影自怜。兀然觉得，纳悦一条河的沉寂与安静，就像纳悦自己的过往人生。暗淡了帆影、远去了桨声，于一条人工河而言，失去了实用功能，时代终将赋予它新的样貌。风平水静，物阜民丰，才是一河清波最终的使命。大运河本就是一个妩媚的女子，无论少时的热烈浪漫，还是成年后的温婉娴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她最美的容颜。

走进桃园，心像枝条一样泛着绿意，越发娴静。运河水甜，等沿岸的桃花芳菲过后，会结出不一样的味道。从五月到十月，绿洲黄油王、绿洲早黄金、绿洲黄金蟠、中秋黄金蜜……各品种的桃子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有誓把“绿洲”变“黄金”的气势。继承桃树种植传统，扩大种植面积，打造运河沿岸

地标性植物，是捷地的目标。纸房头、姚官屯等沿运河的乡镇也纷纷加入种植桃树的队伍。万亩桃林承载着运河人家的安居梦，孕育着新的运河名片。你赠我以清波绵长，我报你以桃花灼灼。运河厚德，泽被后世，在一片花瓣瓣里升腾出烟火气息。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过一个和谐世界，“缘溪行，忽逢桃花林”，里面“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如果说桃花源是岁月静好的终极理想，陶翁如有知，当念今日南运河畔，岂非梦中桃花源？且她内敛而张扬，朴拙而隽秀，不必武陵人访，四方之客，沿岸徜徉，大可向外人道也！

河道水湾，沉淀成一面镜子，留下一些鸟影翅羽；有的瀚澹成波，时有岸边人家闲来撒网，捕些鱼虾，夕阳升起时，袅袅炊烟中便有了运河的味道。不远处，三四个汉子间隔开来，正蹲踞在河湾垂

钩。长长的渔竿垂进平静的水面，偶有涟漪散开，垂钓者一动不动，像极了抒情诗中的一个个逗号。时光不老，运河的故事终将不止。

来此捕鱼的还有一群特殊的远客——白鹭。在大白杨桥倒虹吸景观附近，栖息着上千只野生白鹭。这些天地精灵，循着大自然的气息，每年四五月迁徙而来，在这里衔枝筑巢、繁衍后代，成为绿海中一道流动的风景。要历经多少次飞翔、寻觅、抉择，才把这片桃花源化作生育育的理想国呢？运河无语，敞开绿色的胸膛广纳这些美丽的来客。朝晖夕阴，迎风沐雨，当惬意的白鹭在运河戏水，蓝天、碧水、荷花、绿树，便如一架名贵的钢琴，迎来了一流的琴师。由此，天空划过翅膀的痕迹，运河之声流淌出别样的音符，大运河畔桃花源，有了最美和声。

其实大运河从来都是属于市井的。据说当年乾隆沿运河下江南时，路过捷地，一觉醒来，便问舟行何处。随行大臣刘墉怕“捷地”二字谐音“决堤”，触犯龙颜，便赶紧说此地叫“醒龙镇”。按说这么高大上的名字当流传后世，被人尊崇，却只沉睡成一段记载，躺进史册，概因龙也好，凤也罢，都离寻常百姓的生活太过遥远吧。无论是“决堤”之苦，还是“报捷”之喜，才事关柴米油盐的烟火生活。桃花源里，从来没有王侯将相的座椅，

只期待“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静好岁月。对运河人家来说，人间烟火气，才抚凡人心。帝王走过，诗人走过，英雄走过，商贾走过，留下来的，才是这片土地上永恒的财富。

流动的是水，不变的是根，是脉，是一片土地的生生不息。

这里没有扬州的妩媚，没有苏州的旖旎，一声“鏢不喊沧”的威武，活生生叫响了沧州人的硬朗与豪迈，也破译了沧州人的生性顽强。有水可兴，无水也隆，桃花源只有根植于脚下的土地，才蓊蓊郁郁，鸡犬相闻。无疑，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的最终目的是打造沿运河宜居生活。白鹭来翔，足以证明宜居早已已经不是梦想，桃花源里的故事，也不止“鸡犬相闻”那么单一。

离千亩桃园沿运河北行，转几个弯，便可翘望九河路上高耸的运河大桥，以及两岸林立的高楼。遥想当年，沧州市城坐落在旧州镇，狮狮镇海一吼，也曾演绎过叱咤风云。由于大运河日益繁华，沧州城最终弃清池，逐长芦。尽管大运河“运”的功能早已被公路、高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甚至黄骅港取代，但是，大运河文化早已沉淀成沧州不可更改的文化DNA。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已伴随着桃花的诗、白鹭的梦、流水的歌进行着华丽的转身。

· 温故

家离运河一公里

沙正宏

老家距运河一公里，这个路程对于我们农村半大孩子来说，真的不算远。有力气的小伙伴换口气，就能跑到河边，大人们说话有些夸张：那么点儿路，一袋烟的工夫，抬腿就到。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地里的野菜也和返青的麦苗一样蓬勃地生长。印象中，运河滩面的庄稼地里、田头地边长满了各种野菜。每天，我们都要挎着篮子、背着粪箕将这些野菜挖回来，剔除如荠菜、酸柳、小碱蕨等能食用的，余下的就用菜刀切碎，在猪食盆里放些麸皮、米糠和玉米粉加水一搅拌，成为猪们的美味佳肴。

挖野菜是每日必须完成的活计，否则，空着篮子回家总是要招来“懒种”之类的谩骂，脾气大的家长可能还要对孩子拳打脚踢。偷懒的家伙为躲避挨揍，往往挨到天黑很晚才悄无声息钻进家门。

一年四季，春天的运河景致最有看头，两岸桃红柳绿，莺歌燕舞。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水鸟贴着水面，由远及近，一会扑打着双翅，一会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到水里。水面升腾起一层薄薄的白雾，似隐似现。水运的船只和拖队不时地经过，拉运的黄沙或煤炭把船帮压得很低很低，让我们站在岸边看景的小伙伴不禁为之惊叹，常常手心里捏着一把汗。船员们显得很悠闲，从船头走到船尾，有事没事从河里拎上两桶水冲刷着甲板，然后，用拖把随意地拖一下。

逮鱼人摆着小筏子这一头那一脑袋极了箭头，小筏子上面有几个通身黑得没有一丁点杂毛的鱼鹰。鱼鹰的灵性只有在水里才表现得淋漓尽致，只要逮鱼人喊出“唠唠唠”的号令，竹竿啪地一声在水面使劲地砸几下，鱼鹰们便像下饺子一般，吐噜吐噜钻进水里，一两个猛子下去，再上来时，脖子和嘴巴撑得鼓鼓的。也有用丝网逮鱼的，大多在靠近岸边的浅水区，网眼的大小决定逮鱼的轻重，网住的多是草鱼。用丝网逮鱼须有耐心，毛躁脾气不适合也干不来这个行当。

夏天的运河成了孩子们的世界。我是很小在村边小河学会了狗刨，稍大点就和孩子门到运河里游泳。先是在河边游，游着游着胆子就大了，游的距离离岸边也越来越远。不知不觉中，游泳的姿势也多了起来，什么狗刨、蛙泳、仰泳都能来上几下，不管姿势标不标准、好看不好看也没人计较和笑话。

普生哥游得最好、胆子最大，在众多玩伴中威望最高，起码我是这样看。他曾有着手托衣物踩水一百多米打来回还脸不红心不跳且衣物没有打湿的纪录。其实，水性好坏往往决定你在同伴中的地位和威望。记得曾经有一次，普生哥刚脱掉衣物一下水，便一个猛子钻进水里且很久不见了踪影。正当吓傻了的小伙伴们以为他再也上不来、准备跑回家告诉大人时，才惊喜地发现他在很远的地方扮着鬼脸，哈哈大笑。

那些年的夏天，我和我的小伙伴一个个像泥鳅一样整天无忧无虑在大运河里钻来钻去。打水仗，比赛看谁游得远、花样多，扎猛子呆在水下时间长。多数孩子练就了一身好水性，经得起摔打，很少听说有溺水事件发生。

秋日的运河有着独到的魅力，两岸五彩缤纷，空气中弥漫着成熟的果香。在黄金铺地、老少弯腰的时节，半大孩子照样有着大作用。生产队长会安排学校的老师带着我们去运河边大田里拉拾未收干净的庄稼。劳动间隙，老师不光带我们去河边看船，还给我们讲故事，关于运河方面的，还有天上地下、古往今来、鬼鬼神神、真真假假的，一个个故事冲淡了我们劳动的艰辛，让我们享受着年少童真的无穷乐趣。

冬天的运河两岸银装素裹，三九四九时节，封凌的河道上没有了过往的船只。孩子们在冰面上尽情玩着各类游戏，推铁环，砍老瓦，抽陀螺，更有几个小伙伴将厚厚的冰块砸碎，用圆网去逮鱼。运气好的话，也真能捉上几条像样的鲤鱼。也有不小心掉进水里的，虽然没有危险，但绝不敢大模大样回家，只好躲到僻静处，找来大堆柴草，架起火来将湿透的衣裤烘干。

时光如梭，岁月荏苒。不知不觉中，我们长大了。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使得古老的运河变宽了，水变清了。也不知何时，家乡的渡口不见了，运河岸边几间供摆渡人和南来北往的村民歇脚房屋也没有了踪影。

孩子们也被家长看得很严，很少再有到运河里洗澡游泳和玩游戏的了。过去，放养农村的孩子很少让家长担心，家长无需过问孩子到底去了哪里，干些什么。时下，农村的孩子风温室里的花朵，经受不了风霜雪雨。生长在信息发达的社会，他们有网络，有QQ，有微信，也许这些孩子是幸福的。但终究，他们少了乡间快乐。



· 汉诗

我在运河边上放过羊

吕游

我在运河边上放过羊
甩过的鞭子放在田野上
弯弯曲曲的，就长成了运河
水的深处，不是云朵
是那群山羊，从村庄走进青草地
现在，趴在运河里睡着了
风一吹，羊毛卷起
山羊扮作绵羊，运河水拍击着河堤
发出的声音，多像它们的叫声

· 风物

《放风筝》与运河号子

李叔苕

变化是恒久的，沧海桑田，婉转莺啼的南皮民歌《放风筝》，是大运河南北文化交融的见证。当年发达的水系不仅承载了物产的流转，更使得南北民风诗韵融合。不然，慷慨豪迈的北方人，怎么会唱出如此华丽温婉悠扬多姿的旋律？

也有传说《放风筝》乃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南方纳的一小妾随张公北上回乡居住时，因思念南方家乡，日夜吟唱家乡小调，以慰藉内心乡愁，南皮乡亲闻得此曲如获仙乐至宝，遂在坊间传唱开去。传唱期间又不自觉地顺带了南皮人的方言习惯。音乐本就是语言，旋律句尾的下滑音，以及那些俏皮活泼的衬词衬句“呀呼嗨呀，伊呼嗨”，唧唧呀呀的单乐段小调不算长，一遇南皮却根系发达枝叶繁茂，可谓良种遇沃土、天地赐良缘了。小调在享誉全国的南皮落子里全程担当音乐主角，歌舞结合，尤其在农闲节日，院里田头，歌舞起落，鞭板敲打噼噼啪啪清脆震天，丝竹和鸣“龙眼里喂”沁人心脾，莺啾流离，抑扬顿挫。一幅活生生的大美生活画卷，在华北大平原铺展开去，无边无

际，美不胜收。

大运河沧州段，贯穿吴桥、东光、南皮、泊头、运河区、新华区、沧县、青县八个县（市、区），沧州人以其宽广的胸怀包容了运河带来的人文气韵。数代人结晶吐丝成的鲜活的风筝小调，随着四季风景、运河水流在全国流传开来。小调《放风筝》是研究运河音乐文化的教科书，也是研究民间音乐的鲜活史料，是一件珍宝级活文物，也成为南皮靓丽的文化名片，是千年运河水孕育的最璀璨夺目的珍珠。她一直散发着柔和迷人的光泽，也在广袤的大平原上继续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勃勃生机。

大运河若是一首歌，水流自然成曲，不是《放风筝》，就是李白乘舟欲行时听过的那首《赠汪伦》，或许也是载着那艘“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杯欲饮无管弦”的夜泊之船。离愁别绪的挥发向来少不了江枫渔火，少不了夜半钟声。张继的诗兴发生在苏州运河上，但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运河岸边一样不少。可细观运河岸边的离别，却与其他地方很是不同。在运河

运河流动的时候，就是鞭子甩起来抽打着春天，只需轻轻的轻轻的咩咩声，就从柳枝钻出那么鲜嫩，一只只大羊走了一只只小小的羊补进来，就像流过村庄的运河水，总也不会干涸

我是走过运河，却没有走出运河的那只羊，放着放着就把自己放到运河的船上放到远方，但是运河太长了从北走到南，这条鞭子就没离开过我甩着，把放羊的我放逐到更远的远方我的歌唱和运河水的歌唱那么接近细听，总是故乡的口音

送别，少有分离时的忧伤，多是对远行人的祝愿；少有过去的哀叹，多是对未来的向往。不曾露面的踏歌送行人也许不用再比兴桃花潭水，生活在大运河边对送别自然的流露应该是望望长空、听听流水、盼盼归雁、闻闻花香。此时此刻，大运河两岸热辣辣成熟的麦浪翻卷着，碧绿的各色古果树上圆滚滚的果实期待着，黄金杏、紫桑葚、粉桃子成串压枝地拥挤着，坐了果儿的苹果梨儿们也欢快地叫唤着。

大运河边少不了拉纤的汉子，运河号子一直陪伴艍公行船。据考，运河号子是所有劳动号子里旋律性最强的一个。优美的旋律驱走了单调劳动的疲惫辛劳，打发了孤寂的时光，不仅统一了发力与换桨的节奏步调，也因为真实的劳动饱满的汗水让节奏充满力量 and 美感。然而满载一船梦想的船家和艍公遇了水少，也会搁浅，即使有人拉纤也无法渡船。此时人不可能胜天，船无水寸步难行，而船家是不肯弃船的，那船是他的命啊。若等不到丰水期，唯一的选择就是留下来，把一船梦想的种子就地卸落，撒向两岸就地开花结果。“风吹麦花香两岸”此时可以借咏运河岸边丰收美景了。大运河厚德，成就了所有人有意或无奈的播种收获的希望，南腔北调的交融与各色梦想的传粉嫁接，不仅结出了香甜的果实，也为运河增添了分外旖旎的独特光辉。

· 典故

铃铛阁

李建新

作为一个运河边长大的青县人，如果不知道早年间的清州城三宗宝，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从记事起就常听父母讲：青县街三宗宝，元宝石、磨盘道、运河边上的铃铛阁。前两个我倒是经常能见到，可铃铛阁儿我却从未得见。

听父亲说：铃铛阁本来叫文昌帝君阁，始建于明景泰五年（1454），万历十三年（1585）复建，是一座五丈多高的圆形木结构建筑。底部用大条石砌成方台，台上筑三层木楼，各层木椽出厦，上铺青瓦，合成圆形。第一层门上横匾刻有“文昌帝君阁”字样，内塑文昌帝君泥像。文昌帝君又称梓潼帝君，是文章、学问、科举考试者的守护神。文昌帝君左右书童各一人，面北背南。三尊泥像都位于木制阁子内。第二层中空，可供游人赏景。第三层是魁星站像，青面红发，巨齿獠牙，右手握笔，左手托墨斗，北向文庙，右腿翘起，明显是“魁”字的象形演绎。阁西北角搭有木梯，可到阁的最上层。阁尖镶有葫芦形木顶。六个角斗拱飞檐，每个檐角皆挂有一个铁铃铛，名为惊鸟铃。风吹铃响，敲磬一铃，因此地方人俗称铃铛阁（gao），这方言的发音中带着一种特有的喜爱和自豪，这种自豪绝不亚于武汉人对黄鹤楼的感觉。

铃铛阁建在大运河西岸，今县城新华桥北侧六十米左右。我家就住在旁边不远处的挑水道里，父亲小时候经常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藏猫猫躲在里面去，有时候一起上去看浩浩荡荡南来北往的大船。

铃铛阁之所以名气那么大，还因一个离奇的传说。据说，大运河西岸一个村庄里，有位会看阴阳宅的风水先生，很灵验，远近百姓都慕名而来。老先生的两个儿子常对父亲讲：“为什么不给咱自己看看，也让咱家快点发迹。”这位先生说：“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我自会安排。”这一年，老先生得了重病，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讲他死了以后，买一口薄皮棺材和一根铁扁担，让两个儿子抬着沿运河西岸往北走，啥时扁担折了，就把他埋在那里，自然有好处。结果行至河边，扁担咔嚓一声，断为两截，哥儿俩依照父亲的嘱咐，埋葬于此。

七月十五，哥儿俩又来坟前祭奠，烧完纸，磕完头，炎热难耐，下河戏水，哥儿俩从河西晃到河东，又从河东晃到河西，玩得正高兴，忽然来了一帮腰挎大刀的人，把他俩带走了。原来，乾隆皇帝东巡泰山，乘龙舟正打此经过，侍卫兵头前开路，发现河里两团水花翻浪，浪高数尺，如同蛟龙戏水一般，于是回报报告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听后心里犯了疑虑：两条蛟龙难道要夺我的江山不成？便派侍卫前去擒拿。

哥儿俩——道明，乾隆皇帝心想，老先生既然看得这么灵验又这样安排，定有道理，我不能给自己留下后患。于是将二人收在侍卫队中，然后下谕户部拨款，工部监工，在埋老人处建起铃铛阁，以魁星和文昌君镇住老先生的灵气。哥儿俩被带到北京，做了宫内侍卫，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活了。

铃铛阁的传说，跟帝王扯上关系，无形中更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和金色光环，也使得前来瞻仰礼拜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进京赶考的举子们，无论是在青县启程，或是路过青县，都一定会到文昌帝阁虔诚地祭拜祈祷，藉以得到心理安慰。

古代不像现在，对于读书人来讲，进京赶考、登科及第似乎就是古代人改变命运唯一的途径，纵有千辛万苦，也要排除万难，争取龙门一跃。明清科举三年一轮：第一年乡试，第二年会试，第三年殿试。京杭大运河，为明清两代的考生多了一条进京的捷径。

时间久了，就连那些过往的商船客船上的人们，见到铃铛阁都会合掌礼拜，以求顺遂。而那些远行经商或求学的游子，每当久别家乡终于返程的时候，无论在大运河上漂泊了多少时日，只待站在船头，远远地望到文昌帝君阁矗立在运河中央，那一刻，就知道离青县城的码头不远了，眼里就会蓦然流下一行清泪。

当时有很多的文人为铃铛阁吟诗作赋，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代姚景图的《帝阁中央》：沧波忽出六符台，蜿蜒南索东又回。云入紫鸿星隐见，风摇绿浪阁崔嵬。几群鸥鹭琼帘度，两岸烟霞绣棹来。贡舫经过遥共诟，推移天柱会川隈。

文昌帝君阁结构巧夺天工巍然大，造型美观壮丽，是当时青县最高的标志性建筑，列青县八景之一。只可惜，如此一方名胜，竟毁于青县解放前夕一场激烈的战火之中，散落在大运河浩淼的烟波里。



▲秋冥（国画）王超作

◀冬去（油画）王建中作